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三卷 拉面子小民吃苦 轉口風上憲垂青

話說韋陀鎮地保同著分司差役連三日來到車師爺船上伺候，總說師爺拜客去了。非但弔驗牙帖的公事毫無動靜，竟然師爺的面沒曾見過。只得商議著，公司邵老爺跟前稟明情老，暫且鏑差，邵老爺也就准了。然而心裡有點詫異。又過了五六天，也不見車師爺來傳差役。叫底下人去瞧瞧，可是回去了？底下人去了一回，道：「沒有回去。兩條炮船，一條座船掛著『新陽釐局』的旗幟，泊在集水壩。不過船裡頭人也沒有似的靜悄悄的，不知何故？」原來邵分司接事不過兩個月光景，不很懂得這門子的弊病，而且最歡喜做點事情。料想必有作怪的事情。便吩咐：「伺候！」居然鳴鑼喝道，坐著四人藍呢大轎來到集水壩，拜會車師爺。號房踏到船頭，一迭連聲的嚷著：「接帖！接帖……！」

座船裡鬼也找不到一個。還是炮船上有個水手鑽出艙來道：「你們那來的！」號房道：「本鎮巡司邵大老爺來拜車師老爺的。」那水手亂搖著手道：「擋駕，擋駕！」號房心裡好笑，擋駕也沒有這樣形狀的。便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們管帶呢？我們老爺也要拜會呢。」水手又亂搖著手道：「擋駕，擋駕……！」

號房沒法，只得上岸來，回了情形。邵分司非常納罕，回到衙署請文案劉師爺前來商議。那劉師爺是黃岡人，號夫生，倒十年來的老公事了，地方情形十分明白，所以歷任終是留的。劉師爺笑道：「不瞞東家，這裡的幾個紳董實在鬧得不成話了。至於查驗牙帖，一年兩次，也是例行公事，各省通是一樣。原有鬧點把戲的，因為辦這差事的人終是似官非官、似商非商的一流人物，所以把戲鬧得多了。然而終沒有本鎮的把戲鬧得奇怪發噱。本鎮領帖行舖以花、米六陳為大宗，其餘土貨坊作，不過幾家罷哩，所以遇到驗帖師爺到來，終歸天成行業董徐蘭薰一人經手。有一趟，曾經串出一個土妓來，算徐董的家眷，同查帖師爺相與了幾天，查帖師爺非但沒有弄到一個錢，倒叫徐董詐了一票去。」

邵分司道：「這牙帖的差事，有關牙釐正項，何等鄭重！本來不是弄錢的事呀！」

劉師爺道：「這卻不然。這是各專局調劑文案的優差。照規矩本鎮是最容易弄錢的區處。本鎮領帖行舖大約有八九十家，然而只怕沒有一半拿得出帖的。假如捐一張一帖，最是次等也要花到三百多兩銀子。所以查到私設行家，不是十弔、八弔的話頭了。其實查帖師爺是拿不到幾多的，終是徐董一人包去。這會子姓車的師爺，只好又讓徐董捉弄了，光景又是葬在女人身邊的故伎了。」

邵分司聽了，皺皺眉道：「這種樣子不成話了！兄弟倒要辦一辦。地方上也容不得徐董這樣的人。」

劉師爺道：「這件事，晚生也想過好幾回了，卻不容辦的。何也呢？終是沒憑沒據的事。並且專局裡開破了一個調劑差使，非但不見情，還要迴護哩。」

邵分司正在沒主意的當兒，只見報導：「本鎮學務董事、紳士趙瑞仁被匪殺害，支解屍身。請老爺火速到場相驗。抓拿兇犯。」等情。邵分司雖是喜事的人，然而卻很不願意乾這賠錢不討好的案子。愣了一會兒道：「怎了？怎了？這種兇手那裡去捉？一定是大盜了。他們殺了人，一定是回山寨中去快樂了。叫、叫、叫我那裡去拿兇犯？這種糟事情為什麼不早兩個月鬧出來？那就前任的干係了。」

還是劉師爺有主見，道：「東家不要著忙！殺害趙紳的兇犯晚生已有個把握了。前天小溜子一案，不是趙紳送的嗎？東家徇了趙紳的面子，賈了小溜子三百板子，枷號七日。趙紳還要枷在他的門首，東家也依了，當日晚生就說趙紳名聲兒很壞，那小溜子雖是駕船的，其實是個安分良民。晚生原仔細這案子的內容，實為趙紳圖奸小溜子的妹子，吃小溜子辱了一場，因此趙紳陷小溜子『偷載禁物』。若說『偷載禁物』的案子，頂真辦起來也不止枷責的罪犯。東家只瞧那趙紳是個學務董事，以為一定是個正人君子，多聽了他的一句話。當時，晚生也說了兩遍，東家只是不信。如今的罪犯一定要疑在小溜子身上了。但是小溜子這人不似殺人的人。東家拿獲了小溜子，只逼他供出同黨，這案子就有頭腦了。列位，如今官幕兩途似乎沒一個有見識的人。做官的，居的分位越大越糊塗；作幕的，處的官地衙門越大越沒見識。何也呢？只為糊塗遇著沒見識的，便可氣味相投，和衷共事。只看劉師爺研究趙紳一案，明若觀火，見識是高遠了。然而，言語亦極剛硬。幸而處這起碼的衙門，芝麻大前程的東家，還可存身的牢。只消處了州縣東家。少不得要鬧脾氣了。所以衙門越小倒還有幾個會辦事的人。不是做書的標奇立異，恭維起劉師爺來，也不過遇事論人罷哩！閒言少敘。且說邵分司急得汗珠如黃豆大，道：「這屍可以不相，橫豎決計是有份的了。一個屍身宰瞎了五七塊還好說無份嗎？」

劉師爺笑了一笑道：「誠如東家高論。然而，這裡是有刑名的分司，不比離縣較近的區處。且把屍場應酬過了。一面詳縣；一面嚴拿兇犯。這麼著也可穩住屍親，從長設計。」

邵分司依著辦理過了。過了三日，府縣公文先後到來，說印：「本鎮釐成如此巨案，顛預懈怠不問可知，著即撤委。所有鈐記立交新陽釐局委員尹令暫行權理。」看罷，恍惚頭頂上澆了一勺冷水。急忙袖了公事，跑到劉師爺房裡，給他看了。劉師爺道：「東家倒委屈了！縣裡詳報府裡，一定張皇其辭，說是『土匪作亂，殺害紳民，焚劫衙署。』一定是這樣措辭的。」

邵分司道：「地方上沒有這種事，上司跟前也可以亂說得的嗎？只怕不是的。」劉師爺笑道：「東家沒有細心體會呢！照這案子也不會撤委，即使辦得撤委的地步，又不是軍務重事，即日交差，立提回剩況且這裡是巡檢衙門，縣丞借護已是銜缺不當。雖然還是常有的事。因為縣丞人浮於缺，並且差使也少；巡檢缺分較多，人員極少。正途分發的實在有限，有錢捐官做的情願多拚幾個錢捐個縣丞，一保就是知縣了。誰高興捐這個呢？所以少了。如今派新陽釐局老總尹令暫行兼攝銜缺，豈不更其差遠了。不當亂事辦，決無此理！況且新陽離此六十里，牛頭堡分司離此不過三十里，這當中就顯而易見了。」

邵分司聽了不住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當年剛直公不過兵科給事銜辦理大營事務，竟然署藩台護撫台，還有道台、知府等。一經失守，便把在防印信交給督、撫兩司權理的，也很多呢！既如此，我們失算了。倒不曾報個『民變』上去，不但不撤任，倒可以將來得保地步。」

劉師爺正色道：「晚生果然想不到。即使想到，也斷斷不肯作這孽，使地方百姓遭一番荼毒。」

邵分司道：「這也不要緊呀！停一天再打個稟上去說『平靜了』，就完了。反而還可以得個隨摺保舉呢！」

劉師爺笑道：「呀呀！上頭豈肯任你起滅自由？不派營兵下來，那裡肯歇手呢？」正在談論之際，報導：「新陽鎮釐局尹老爺來拜。」邵分司以為雖是後手，究竟官位大了，只得「擋駕」。跟手捧了鈐記、文卷等項，到尹大令舟中交割，立刻動身。劉師爺道：「晚生也不願在這兒了。情願同東家到省城裡去玩一趟，碰碰機會看。」

邵巡檢倒也歡喜，只怕回省去吃上頭的倒蛋。劉師爺很有見識，同他商量商量，其實是一個要緊人。並且曾經說過要同車師爺和六陳董事徐蘭薰為難。倘使劉師爺連下去，尹某人、車某人跟前說起了，不是又是結了一點怨？我署事日子雖則不多，吃後手吹毛求疵起來，還是吃不祝所以同了劉師爺一起走了，豈不省事！於是一徑回剩在路上，已聽得紛紛傳說：省裡藩、臬都有調動，已見明文。邵巡檢同劉師爺商議道：「趁這上頭紛紛遷調之際，還是趕緊回省呢，還是逗留他幾日？」

劉師爺道：「笑翁身上本來沒事，依兄弟主意還是趕緊回省為是。或是遇個機會出來，也料不定的。」

邵巡檢便催促船家，星夜趕行。有天，已抵省城南門外大馬頭。齊巧新任藩台船隻剛到，合省文武印委正在紛紛稟見。打聽得藩台姓黃，江西臬台升調過來的，卻是黃大軍機的兄弟，綽號「黃三亂子」的就是他。邵巡檢聽得明白，不禁手舞足蹈，忘記了身在船上，幾一腳踏空掉到長江裡去。劉師爺連忙拖住了。嚷道：「笑翁仔細，仔細！船上的交道不是玩的。況且又是長江裡頭呢！」

邵巡檢歡喜得說不成話來，但說：「方伯，方伯……！把兄，把兄……！」劉師爺明知是熟人了，也覺高興，忙道：「笑翁快說給兄弟聽呢。這麼著方伯的綽號叫做『黃三亂子』，笑翁怕不成了『邵大亂子』呢！」

邵巡檢愈加好笑起來，道：「這倒是個吉兆。黃三亂子做到藩台，邵大亂子不怕做到撫台嗎？」說著又笑了一陣。笑罷，乃道：「黃三亂子，我同他是總角之交。他是蘇州人。小時節在他的舅舅家裡唸書，所以他到松江來。我也從他的舅舅唸書的，所以從同窗朋友上投機起來就拜了把子。他同我大三歲，因是把兄，這會子老把子聚在一塊兒，還怕什麼？就是你老哥的事情，都在兄弟身上。」說著便整頓衣冠，拿手本去稟見。劉師爺道：「按理要邀還憲帖呢。」

邵巡檢道：「這個把戲呢，我是知道的。但是我們的交情不比尋常，索性讓我去當面問他，要還不要吧？」

劉師爺道：「只怕使不得！」

邵巡檢道：「管他使得使不得哇！」於是攏船上岸，轉到大碼頭。把手本遞到號房裡，號房看了一看，「哼」了一聲，道：「這是何苦來哇？」

邵巡檢低了頭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明知號房看他官小，決計見不到的，所以說何苦來呢？就是首府、首縣在碼頭上辦差，見了心裡也覺好笑。邵巡檢認得是首府江大人、首縣朱大老爺，忙過去請安，江大人同朱大老爺都大刺刺的待理不理似的。及至聽說一迭連聲的「請……」，先是江大人急忙翻轉笑容來道：「老哥，大小請哩！請吧，請吧！見了下來，我們談天呢。」

朱大老爺直是：「老哥外套皺了。」拖拖扯扯了一陣；靴子上遭了一點泥，拿手巾出來同邵巡檢拂拭了一會兒，直送到船頭上，方才一揖而別。差官引至中艙，裡頭吩咐出來道：「請邵大老爺房艙相見。」邵巡檢心裡歡喜，知是老把兄，並不拿大，和頭裡的交情一樣。一時進入房船。黃三亂子已站在那裡了，嚷道：「老弟久違了。」邵巡檢便要磕頭請安。黃三亂子一把拖住道：「我們老朋友別鬧空把戲。並且我還沒接事，原可以隨隨便便的。」於是分賓坐下，黃三亂子還說不了幾句話，已覺腰酸背痛，打了個呵欠道：「老弟不是外人，我齊巧要過癮。忽聽得你來了，忙著請見，還沒抽兩口。我們躺躺談吧。老弟這東西還罷不來嗎？」

邵巡檢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，卑職只為禁得利害，設法子戒了。頭裡覺著苦得很，要做官也說不得了。如今倒也舒齊了。」

黃三亂子笑道：「那末功名小的苦了。我還不是一樣抽著這東西嗎？癮也加的越多了；官也升的越快了。去年今日，還不是在雲南做同知嗎？」說著哈哈大笑。這當兒已至內艙，有兩個侍妾慌著避開。黃三亂子道：「不忙。這是邵家老弟，嫡親兄弟也不過這樣罷了。見個禮吧！」邵巡檢趕著口稱「憲姨太太」，報名請安。黃三亂子笑道：「到底老弟在行得很。」

邵巡檢道：「這叫做『做此官，行此禮』呀！」又道：「待卑職燒幾口敬大人抽，賞卑職一個臉。」

黃三亂子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我們一塊兒開燈抽煙。在上海玩的時候，興致最濃。到今日，也不過五年光景罷。當時我原說，你也搵個同知玩玩。你不高興，說什麼『不卑小官』這句子出在四書裡頭的，不然也像我這樣一保知府，跟手搵升道台，使些手腳歸了特旨班，補糧道，陳臬開藩不過幾個罷哩。可惜同知任上吃了苦了！足足三年。不然這兒督撫也做了好些時了。你弄這個起馬官，有甚玩味！自己不慚愧嗎？」邵巡檢道：「如今大人栽培了，也不在乎官階的大小哩！」

黃三亂子本是說話東一句、西一句，有一搭、沒一搭的，抽過了十來口煙，又是提起精神談個不了。直到吃過夜飯，邵巡檢方才下來，連忙起了行李同劉師爺一塊回到公館。太太、少爺好生歡喜，又替劉師爺收拾了一個臥房。劉師爺知是藩台知己，決定有大大的出息。於是非常巴結。過天，黃三亂子到任之後，想來想去把老把弟委個什麼差使方為合式？無奈何邵巡檢班次極小，好點的差使夠不上，且委了本衙門監印，再想法子吧。其實藩台監印是州縣丞的差使，巡檢已是非分了。劉師爺由邵巡檢的吸引，黃三亂子便派在文案上辦事，這會兒的劉師爺合著一句俗話，叫做「一跤跌到青雲裡去了」。且說合省的候補人員知道監印邵巡檢是藩台的親信人，那一個不鑽門子拉交情呢？要知邵巡檢端的如何得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